



望遠鏡

煥明

望遠鏡



煥明

「阿辛，阿吉已經，已經死了，妳回來一下。」
「什麼！阿吉死了。我馬上回去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她迫不及待地問。「發生車禍。對了，剛好就在我上次打電話叫妳回來辦離婚的那天晚上。都已經出殯了。」手機的另一端平淡地說著，大概是悲傷久了，心情平靜了。她生氣地說：「連出殯都不通知，現在叫我回去有什麼用。」「回來辦房屋過戶的事……」

那一天應該是她看到老公的最後一次。

那是一個多月前的假日，她又回到離家不遠的斜對面那條小路，距離上次已有一個月了。站上小榕樹下的大石頭，她拿出望遠鏡，雙手搭在樹枝上，向著家裡望去。

牆上的時鐘指著十二點三十多分，婆婆正忙著端出菜肴，電視螢光幕閃閃跳動。孩子坐在海綿寶寶大布偶旁玩玩具。她單手拿著望遠鏡，另一隻手摸索著從包包裡取出相片；眼睛離開鏡頭，低頭對著相片端

詳一番；又把眼睛移向望遠鏡，調整角度，捕捉剛才的鏡頭。鏡頭裡的孩子雖然是真實地活動在自己的眼前，但要再搭配相片，這樣她才會有親近感。

多虧她出資做的那座鋁門。那一年的年底大掃除，她不小心打破了鋁門玻璃。婆婆要她賠，為了省錢她把原來的四大片毛玻璃統統改成透明玻璃。就這樣原先承諾要給越南娘家的過年大紅包也就泡湯了，整個年假她都沈浸在娘家人電話裡失望痛苦的言語中。

如今想來也非常值得。若是原來的毛玻璃門，她這招「用望遠鏡去看小孩」的方法就不容易成功了。

鏡頭裡桌上擺了好多樣菜。「應該是飯後要清洗的碗盤、菜碟。」因為除了逢年過節，這戶人家餐桌上很少擺出那麼多菜。以前假日不上班由她煮菜，冰箱總是唱空城計，要她自掏腰包張羅。她曾試過不買不煮，結果換來婆婆的責罵，整天不得安寧。

電視好像換了。原來放在電視機上的置物盒不見

了而且看起來也比較單薄。「一定是姑姑家汰換下來的，就跟家裡的沙發一樣。」以前在家她是很少認真看過電視的。剛來台灣是因為語言不通，後來語言不成問題了，可是天天工作加班、忙於家務，一有空閒躺在床上休息都來不及了，哪有空看電視。更何況總是要遷就他人。與孩子在一起是陪小孩看卡通；與婆婆則是跟她看鄉土劇之類；而跟老公看電視最無聊，因為他看的節目她一點興趣也沒有。

忽然亮光刺眼，是玻璃折射光。定睛一看，一部車停在屋簷下。不一會兒，老公從車子裡出來，站在車門前打量了車子一下，然後走到車後打開後車廂，提了兩大包東西一拐一拐地走進去。穿著鮮黃色的襯衫搭配黑色西裝褲，除了結婚當天外，他好像不曾這樣光彩過。她很納悶：「他是開誰的車？誰願意把車借給他呢？」

老公愛喝酒，酒品又不好。他的腳也是年輕時酒

醉騎機車車禍所造成。他也好賭，一有錢就去賭博或簽六合彩，有些個零錢也想買張樂透，所以家裡的經濟都是由婆婆掌理。

當時正值六月天的中午，她置身樹蔭孤島，四周都是炎炎日光的海洋。只消十分鐘就讓她汗涔涔的。放下望眼鏡，休息片刻後，她把望遠鏡望向二樓。由於天氣熱，二樓除了平常白天一定敞開的中央窗戶外，左右兩邊也各開一扇窗，可看到的範圍比上次更廣了。

菩薩還是慈祥地端坐在那裡，還微微地向她笑，似乎在告訴她什麼事情。桌上的神燈不起眼地亮著。奇怪的是，又不是農曆初一、十五，供桌上怎麼擺著豐盛的水果；尤其是牆上多掛了一台電視，看起來是以前樓下的那一台。這時候，老公上來了；他走到各個窗前，面向窗外關上窗戶。那神情好像是對世界很滿意的樣子。這是她看到老公的最後一面。這時她發

現了窗外的冷氣機，原來他是在開冷氣。「二樓佛堂也裝冷氣」她真是太驚訝了！「這是我家嗎？」她馬上把望遠鏡望向樓下，但視線已被那輛車子擋住，沒辦法看出有沒有冷氣。

好在這台望遠鏡，讓她可以親近孩子，讓她可以見老公最後一面，老公最「不同往常」的一面。

這台望遠鏡是外勞同事阿泰送的，為了彌補對她的虧欠一害她離家出走。

來台北前，她在鎮上一家魚貨加工廠上班。工廠裡除了管理階層外，大多是外籍配偶和外勞。那天是阿泰的生日，大家和廠方商量那天提早下班，不用加班到晚上九點。八點不到大伙們便佔領了工廠附近的那家越南小吃。可惡的同事們竟哄她成現場的女主角，基於平常工作上阿泰對她的幫助她不忍心掃大家的興，也就配合了一下。

十點了，眼看人越來越少了，她還是無法離開。

阿泰和他的死黨總是想盡各種理由要留住她，不讓她走。在一片勸留與執意告辭兩方僵持不下之際，一陣吆喝聲衝來了一個微跛熟悉人影站在眼前。見了面，二話不說揮起手臂，結果被阿泰等人攔住。這是結婚七年來他第一次打妻未遂。以前這種情況，她最少要挨上一、兩拳才可能獲得婆婆或其他人的解救。接著在推擠中老公跌倒在地，他趕緊站起來，撂下「妳都別給我回來」後，掉頭捲走一團怒氣。

老公走路微跛，但爬高、搬重物這些事情從不求助他人；而且在廟會活動時總是喜歡做這類高難度的工作，甚至刻意身先眾人。所以對於他所從事的油漆工作，沒有人會懷疑他的適任性。

當天晚上她不敢回家，寄住在工廠會計阿美姊家。心有不甘的老公隔天還是到工廠咆哮—要找外勞單挑，要帶老婆回家；使她工廠待不下去。趁著婆婆拿來換洗衣物，她告訴婆婆她要跟老公離婚，要到台

北工作。

婆婆百般勸阻，要她以小孩為重別意氣用事，等過一段時間大家氣消了再回去，這段時間省事事少，不要回家激怒老公，免得又再打架又上警局。婆婆答應讓她到台北工作，但要滙錢回來給小孩做生活費。臨走時還不放心地吩咐：「到郵局要記得帶身分證，身分證上有家裡的住址，阿吉的名字，人家會幫妳滙的。」

可是，差不多在一個月前，婆婆打電話來。叫她別再滙錢了，抽個空回去，老公要跟她辦離婚手續。為了一個月兩千元的全勤獎金，她到現在還沒回去。

接到那通死亡通知的電話，她當然顧不了那全勤獎金，請假回家處理。

下了計程車，還沒進家門，她證實了一件事——樓下也裝了冷氣。一進家門，她起了疑惑——電視又換回了原來的那台，與望遠鏡裡看到的液晶電視不同。她直覺事有蹊蹺。還沒坐定，坐在沙發上的一位穿著正

式的先生劈頭就說：「等一下我帶妳去戶政事所申請印鑑證明，妳老公留下來的這棟房子要過戶給妳。」

「我要打電話給阿美姊來了解一下，她老公也是做土地房屋過戶的。」

那位先生向婆婆使了眼色，婆婆猶豫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阿吉前不久中了大樂透頭獎，現在在宜蘭有五棟房子，還有兩千多萬元存款……」。